



吴珊珊◎著

追问幸福

卢梭人性思想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追问幸福

卢梭人性思想研究

吴珊珊◎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问幸福:卢梭人性思想研究/吴珊珊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法国哲学研究丛书/莫伟民主编. 学术文库)

ISBN 978-7-208-14805-5

I. ①追… II. ①吴… III. ①卢梭(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4753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扉设计 零创意文化

追问幸福:卢梭人性思想研究

吴珊珊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75 插页 4 字数 295,000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805-5/B·1293

定价 68.00 元

“法国哲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编：莫伟民

副主编：杨大春 于奇智

编委会成员（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崔伟锋 方向红 黄 作 姜宇辉 贾江鸿 克洛德·安贝尔（Claude Imbert）

刘 哲 陆 扬 孟彦文 莫伟民 施 璇 屠友祥 王 恒 王礼平 汪 炜

王亚娟 吴珊珊 谢 晶 徐 晟 杨大春 于力平 于奇智 张尧均 赵 灿

赵 伟 朱 刚

总 序

本文库主要收录通过读解第一手法文哲学原著而对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的论题进行系统阐述并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著作,旨在推进国内外学界对法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学术研究,力图以法国哲学研究为切入点来加强和提升中西哲学界的思想交流和学术对话的水平。

从17世纪理性与信仰的交织、18世纪理性的弘扬到19世纪折中的达成、20世纪差异思想的迸发,法国哲学一直向我们展示着人类智慧的力量和创新思想的魅力。

法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独特地位。笛卡尔我思哲学开创了西方近代主体哲学,启蒙思想奏响了人类理性呐喊的最强音,折中主义尝试化解人类思想的极端紧张状态,而差异哲学一个世纪以来为人类奉上了一场又一场丰硕的思想盛宴。个别与一般、理性与感性、人与世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等,一直是哲学探讨的重要论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近现代哲学家,无论愿意与否,不是笛卡尔主义者,就是反笛卡尔主义者或非笛卡尔主义者。从思想创新的角度来看,进行别样思考一直是几个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原动力和生命源泉。从古希腊至今的整个西方哲学也正是在思想创新中不断前行的。熠熠生辉的法国哲学思想为西方哲学的创新画卷涂上了一笔又一笔浓墨重彩。

每一个重要思想总是经由其思想源流而诞生于特定的时空坐标。每一种哲学都与特定时代、文化、语言,甚至宗教、科学、政治等密切相关。思想必定与众不同。世界哲学舞台注定是丰富多彩、百花争妍的。

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因追求“绝对的”、“最高的”真理，崇尚“整齐划一的”思想而被批驳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因为这种“真理”、“思想”只能侮辱人类智慧，蒙蔽人类思想。显然，重要哲学思想必定是取决于多重因素而各有特色的。从总体上说，如果英美哲学喜好经验实证，德国哲学偏重理性思辨，那么，法国哲学则擅长感性灵动。当然，这样说并不排除某些哲学家的例外情况甚至一度相反的情形。法国哲学以其感性、率真、灵动、清澈、澄明和活力的特点吸引着一批又一批虔诚膜拜的朝奉者。

当然，强调思想互异、特色，并不无视不同思想之间的沟通、对话，甚至会通和融合。由于哲学重大论题从古至今鲜有变化，处于不同时空中的哲学家总是侧重于某个点来探讨相同的哲学话题，尽管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视角，依据不同的文献资料来从事哲学思考。因此，不仅法国哲学家相互之间，而且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英美哲学在承接以往哲学传统论题的基础上还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互动（竞争、对抗、对话、融合），以其合力共同推动西方哲学乃至世界哲学向前发展。在主体性、现代性、身心关系、心物关系、言思关系、他我关系等问题上，笛卡尔哲学、休谟哲学、斯宾诺莎哲学、莱布尼茨哲学与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基本存在论、萨特现象学存在论、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德里达解构哲学、福柯话语哲学、哈贝马斯商谈哲学、列维纳斯他者哲学、利科自身解释学、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罗蒂新实用主义等之间复杂而多变的理论关系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互动关系和哲学发展的分合趋势。不同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无论在哲学理论的深度，还是论域的广度上，都错综复杂，变化不断。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态势，就是法国哲学、德国哲学和英美哲学在互动中形成了一个流动的三角形。三个角会随着互动中三方力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足以强大到完全吸收或取消其他方力量而形成独尊天下的思想局面。哲学帝国或帝国哲学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诊断的活动。而这种诊断活动的思想灵魂就是批判精神。另辟蹊径,进行别样思考,就彰显了这种批判精神。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哲学家们对时代的诊断和批判思考竖起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个高大的里程碑。就重大哲学论题贯穿哲学史始终而言,任何哲学家都是当代哲学家,都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本文库就是要研究这些独特的诊断活动及其批判性思想的当代意义。

20年前国内法国哲学研究还显薄弱,有的问题还未深入研究,有的领域还尚未涉足。我们现在欣喜地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目前国内法国哲学研究力量已日趋强大,法国哲学著译不断问世,研究水平也日渐提高。本文库的作者大多是曾留学法国的青年才俊,他们具有批判精神,思想活跃,专业基础扎实,法语读解精准,学术视野宽广,治学态度严谨,学术有潜力。他们与国际同行保持紧密的学术联系,能开展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对话和合作研究,他们的目光聚焦于法国哲学的基础问题和前沿问题,对一些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能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是为序。

莫伟民

目 录

总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非理性”的人:卢梭的人性观.....	43
第一节 几种典型的人性观点	43
第二节 自爱作为一切激情和情感的源泉	54
第三节 动物性与人性:怜悯、可完善性	61
第四节 “自尊”:作为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	66
第五节 人性与社会的三种状态	80
第六节 “非理性”的人	91
第二章 文明及其缺憾:卢梭对人和 社会问题的诊断.....	98
第一节 与启蒙的疏离	98
第二节 人性、文化、文明.....	103
第三节 对败坏人性的批判.....	108
第四节 败坏的社会导致了不健康的人?	126
第三章 语言与人性:对语言本质的批判性思考	128
第一节 语言作为人的后天本质.....	129

第二节	语言作为人性的映照·····	133
第三节	对语言权力化的批判·····	141
第四节	语言之于人的本质·····	145
第四章	人性的“文化处境”·····	147
第一节	对斯巴达的崇拜·····	149
第二节	对启蒙理性的反思·····	154
第三节	人性再出发：宗教性、个体性、公民性 ·····	160
第五章	一种选择：宗教幸福 ·····	169
第一节	一种独特的自然宗教·····	170
第二节	人性作为自然宗教的基础·····	177
第三节	人的“宗教”·····	184
第六章	人性的重塑：个体幸福 ·····	187
第一节	爱弥儿的个体教育·····	188
第二节	限制欲望，防止虚荣 ·····	190
第三节	个体教育的四门“课程”·····	194
第四节	个体教育的人性基础·····	204
第五节	爱弥儿的人性畅想·····	209
第六节	女性的幸福：苏菲与朱丽 ·····	210
第七章	人性的重塑：公民幸福 ·····	257
第一节	怎样成为一位公民？·····	258
第二节	转变人性的工程：立法者和政府 ·····	261
第三节	公民教育的三门“课程”·····	268
第四节	公民教育的人性支撑·····	277
第五节	哲学家和立法者作为个体幸福和公民幸福的 典型代表·····	286

第六节 文本中的张力：个体与公民的选择是否矛盾？	301
结语：孤独者的追问	304
参考文献	320
后记	335

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幸福,但为了要取得幸福,就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幸福。

（Rousseau, *Emile or On Education*, p.177.）

幸福的人我见得不多,也可能一个也没有见到过。

（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第九次散步。）

绪 论

日内瓦人卢梭(1712年至1778年)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之一。他为《百科全书》撰写了一些条目,其中包括富有争议性的“政治经济学”。他的主要著作有《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以下简称《一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下简称《二论》)、《社会契约论》、《新爱洛伊丝》、《爱弥儿》、《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忏悔录》等等。其中《二论》、《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被认为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

作为哲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哲学家之一,卢梭对国内思想界产生的重大影响可以说仅次于马克思。2012年是卢梭诞辰300周年,卢梭去世234年。这两个多世纪以来,卢梭的思想一直困扰着国内外学习者和研究者,关于他的真正形象,引起了各学派之间的争论,关于他的

^① 关于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争论笔者在这里并不涉及,这两种思想都有拉拢卢梭的倾向。笔者认为,卢梭宣扬的是基于自爱和生活实践的一种调和性政治思想。

哲学的真实意义还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对于卢梭哲学仍没有一种已确定下来的众口一致的观点,其本身的价值甚至受到巨大的质疑。^①这些争议的起始点是同时代哲学家对他的评价:狄德罗在《私生子》中有意或无意地讽刺他“恶人才孤独生活”;伏尔泰说收到了他“反人类的新书”,“没有人花费那么多才智企图把人描绘为动物”,读了他的书“使人渴望四足行走”^②;休谟则说:“没有人比卢梭更吸引人们的注意。”^③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表露了一种新的观点:在他心中,卢梭称得上是“一位思想者”,这位思想者拥有对哲学之本性与功能的崭新见解,拥有对哲学之使命与尊严的崭新观念,是卢梭教会他要尊重人。^④亚当·斯密相信卢梭的学说具有了柏拉图道德论的纯粹和崇高,同时成为了后来走得更远的共和主义的精神内核。^⑤

西方思想界在长达三个世纪里,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18世纪时,他是启蒙运动的‘捣乱分子’,在对进步的概念提出挑战的同时否认社会现状的合理性。19世纪,他经常被看作法国大革命的鼓动者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在20世纪,他经常被评论家誉为西方民主传统的缔造者或是被污蔑成极权主义的先驱。”^⑥除此之外,对卢梭哲学还有更多不一而足的评论,但总的来说,可以归为相反相成的几对概念: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民主与暴政、浪漫主义与实用主义。

对卢梭的研究似乎也坠入了感性与理性、个人与集体、历史与当

① 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彼得·盖伊编,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② J-J Rousseau, *Rousseau's Political Writings*, Ritter Alan, Julia Conaway Bondanella(ed.), Julia Conaway Bondanella(tr.), New York: W.W.Norton, 1988, p.191.

③ Ibid, p.196.休谟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卢梭如此吸引人们注意,“甚至于人们对他女仆勒瓦瑟尔的忠诚和依附的谈论比对摩纳哥的国王或者埃格蒙特的女伯爵的谈论还要多”。

④ 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

⑤ 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序言。

⑥ 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韦农·波格丹诺编,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24页。

下、自然与文明、宗教与政府争论的泥沼。关于感性与理性的争论,伯克(Edmund Burke)痛斥卢梭为理性时代的化身。^①而白璧德则(Irving Babbitt)认为:“真正的对卢梭和卢梭主义的指控是,他明显地带有感性至上的标记,带有强烈的情绪和想象的放纵倾向。”^②他的方案实际上就是永不确定的欲望的放纵,就是永无边际、漫无目的的心血来潮和想入非非。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纷争中,伯纳德谴责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和倡导毁灭性混乱的哲学家。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认为卢梭引发了革命,卢梭的一些理论违反人性,摧毁社会秩序,违反上帝的指令,他甚至激烈攻击卢梭的立法者思想同他对民主态度的不一致性。^③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在研究了卢梭的一系列政治作品,从早期的《论科学与艺术》到晚期的《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之后,在其著作《让-雅克·卢梭:透明与阻遏——卢梭七论》中,认为卢梭是一个民主主义者。^④伏汉(C.E. Vaughan)编辑了卢梭的政治著作,他坚定地认为卢梭的智力活动只能这样来理解,即,他的思想反映了卢梭从个人主义到集权主义的发展过程。^⑤他摆脱了把卢梭当成极端个人主义来理解的窠臼。^⑥关于卢梭对自然的溢美之词,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攻击他:“之所以荒谬地偏爱原始生活,而摒弃文明社会和其他的奇异性,不是因为他理解上有缺陷,而是因为他内心堕落。”^⑦另一方面,阿尔伯特·申茨(Albert Schinz)将卢梭与詹姆士(William James)并列,认为他建立了一种新的伦理的实用主义思想体系,这种实用主义不同于科学的实用主义,它所关注的对象是伦理和美学的成果和实践价值。人不仅研究生活,还处于生活之中,他对生

① 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第1页。

② 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Conscience”,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 Scientific Methods*, 1920, Vol.7, pp.186—191.

③ J-J Rousseau, *Rousseau's Political Writings*, p.208.

④ Ibid., pp.222—232.

⑤ 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序言。

⑥ Alfred Cobban, *Rousseau and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4, pp.33—43.

⑦ J-J Rousseau, *Rousseau's Political Writings*, p.202.

活充满实践的兴趣。^①

无论学理上的分歧有多大,始终不容争议的是卢梭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卢梭思想单一化的理解是不可能的,他是“西方历史上最深邃、最复杂的哲学家之一”^②。拉尔夫·利(Ralph A. Leigh)认为卢梭始终致力于调和权利所允之事与利益所趋之事之间的矛盾,以捍卫正义和统一。与伏尔泰形成鲜明对照,卢梭属于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伟大。卢梭是一个发起者,伏尔泰是一个完成者;卢梭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伏尔泰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卢梭是一个现代的受难者,伏尔泰是一位启蒙大师;卢梭犹如从阴暗和神秘角落升起的新星,尚未彻底实现他的荣光,伏尔泰则如正午的太阳,滋养统摄着万事万物。^③彼得·盖伊(Petter Gay)认为卢梭的诸多学说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们在各种各样的精神和运动中都留下了印记。^④罗伯特·沃克勒(Robert Wokler)认为卢梭对18世纪产生了难以企及的影响,“影响深远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孟德斯鸠、休谟、亚当·斯密、康德等同时代的哲学家”^⑤。这当中的许多观点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似乎圈定了现代读者的研究范围。如果说对卢梭的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性意见,那么,继续研究卢梭哲学是否还有其意义和价值?

事实上,卢梭著作所关注的,首先是、最终是、一直是人类的命运问

① Albert Schinz, “Jean Jacques Rousseau, a Forerunner of Pragmatism”, *Monist*, 1909, Vol.19, No.4, pp.481—513.

② 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载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5页。

③ Percival R. Cole, “Rousseau by Paul Hensel”,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1908, Vol.5, No.7, p.192.

④ 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序言。

⑤ Robert Wokler, *Rousseau: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3. “Together with Montesquieu, Hume, Smith, and Kant among his contemporaries, Rousseau has exerted the most profound influence on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erhaps even surpassing anyone else of his day.”

题,比如科学的发展和道德的衰落,自然人的幸福和社会人的归处,以及一切关乎人类幸福的领域。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渐渐浮出水面,如何才能尽可能地还原卢梭的本真意图,丰富其思想内涵,而不是致力于消解、简单化其哲学呢?应该采取何种研究方式?引领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在哪里?

伽达默尔说当今世界最流行的语言莫过于交流与对话,最富力度的呼声莫过于理解与宽容。^①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卢梭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来了解卢梭研究所取得的不朽成果,为将要进行的研究提供理论营养。概括地说,卢梭研究史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主要呈现为两大特点,一则,逐渐从阐发争议走向寻求统一,从典型政治学著作扩展到其他“小”著作,研究方法也从学科内封闭性研究转变为整体性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二则,研究者们对卢梭关于人性概念的描述、分析及理论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一节 国外卢梭研究中的几种倾向

国外卢梭研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果,首先归功于卢梭全集的编纂。如纳沙泰尔出版的全集5卷本,迪佩罗(Du Pevrous)的17卷本,伏汉(C.E.Vaughan)的政治著作2卷本和晚近的伯纳德·加涅班(Bernard Gagnebin)与马塞尔·雷蒙(Marcel Raymond)合编的5卷本(Paris, 1959—1995)。另一项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拉尔夫·利(Ralph A. Leigh)的壮举,即卢梭通信全集52卷本(Geneva, 1965—1998)的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多种版本的英文合集问世,如维克多·古热维奇(Victor Gourevitch)编纂的政治著作集2卷本和罗杰·马斯特(Roger D. Masters)和克里斯托弗·凯利(Christopher Kelly)编著的全集14卷本。另有不少经典著述、导论和专著相继出版,经典著述如斯塔罗宾斯基的《透明与阻遏》、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卢梭问题》、亚瑟·梅尔

① 参见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泽(Arthur Melzer)的《自然善的人：论卢梭思想的系统性》等；导论书籍和专著如罗伯特·沃克利(Robert Wokler)的牛津通识读本《卢梭简论》、尼古拉斯·登特(Nicholas Dent)的《卢梭》、蒂莫西·欧哈根(Timothy O'Hagan)的《卢梭》、弗雷德里克·诺伊豪泽尔(Frederick Neuhouser)的《卢梭的自爱神义论》、戴维·高蒂尔的《卢梭：情感的存在》等等数不胜数。

关于二手研究资料也有值得注意的显著变化。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著作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公意”、“平等”、“社会契约”、“共同体”、“道德”等概念和表达，但随着全集和通信集等材料的丰富和健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尝试从统一性角度研究卢梭哲学，这使卢梭哲学研究迈上了新的台阶，逐渐从争议性和政治主题性走向卢梭哲学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内在转向从中生发出来，通过对特定人性概念、倾向——“*amour de soi*”、“*amour-propre*”^①、“生存的情感”、“良心”、“怜悯”、“可完善性”——的阐释和澄清显现出来。

约翰·穆勒曾说过哲学事务中最大的危险，与其说是真理中包含了错误，倒不如说把部分真理当成了全部真理，在对卢梭哲学的探究中也存在着这一问题。国外卢梭哲学研究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发展历史，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者们对卢梭哲学的评价纷繁不一，研究工作似乎坠入了感性与理性、个人与集体、历史与现在、自然与文明的泥沼，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等方面。但在20世纪之后，大量的研究者开始返回到卢梭的著作，转而寻求卢梭的“一个大的原则”是什么。^②尽管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对卢梭思想中张力的兴趣，但这已经不占据他们注意力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否认卢梭思想中的“矛盾”之处，但认为这些矛盾不损害卢梭思想的基本连贯性。^③从不同的

① 关于“自爱”(*amour de soi*)和“*amour-propre*”的翻译问题，对前者笔者采取通用的译法“自爱”，鉴于后者的复杂性，在此笔者仍然保留原来的拼写，意指中性的、未发展的、比较的自爱形式。在第一章里笔者将详细讨论翻译问题。

② 这里的意思是说，在卢梭研究中不乏一些以“某人的卢梭”为研究对象的现象，而不是以“卢梭的卢梭”为研究文本。

③ 袁贺：《试论卢梭政治形象的争议及研究新路向》，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10期，第32—36页。

原则出发,这些研究者对卢梭哲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进行了探索,下面笔者主要介绍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康德式解读:以卡西勒为代表

20 世纪初,在卢梭研究中首先取得巨大成果的是德国研究者恩斯特·卡西勒,他所采取的研究角度是康德式的解读。他在《卢梭问题》、《卢梭·歌德·康德》、《启蒙哲学》等一系列著作中对卢梭哲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1932 年,在《卢梭问题》中他同意卢梭本人的论点,并力图提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卢梭作品的理解,以揭示出他思想的意义。卢梭在《爱弥儿》里说:“必须通过人去研究社会,通过社会去研究人;企图把政治和道德分开来研究的人,结果是这两种东西一样也弄不明白的。”^①这段话被卡西勒视为理解卢梭著作统一性的一把钥匙。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勒认为卢梭的哲学莫基于理性之上,并赞同康德的观点,认为卢梭实际上是道德世界的牛顿。^②正如彼得·盖伊(Peter Gay)在序言中所说,伏尔泰仅仅将自己局限于卢梭的政治著作是狭隘的,对卢梭的理解必须是全面的,我们必须超越政治著作,将许多作品融会贯通到一起,应给《爱弥儿》、《新爱洛伊丝》和自传性作品以更多地关注,给予那些小篇幅的作品,如《论科学与艺术》和《论语言的起源》以更多的重视。^③诚如卡西勒的书名所言,卢梭是一个问题。说其是个问题,本身就蕴含某种假设,即“卢梭的个性与思想世界还没有缩减为仅仅是历史事实,使我们除了完全照直理解它、描述它以外便无事可做。即使是在今日,我们也认为卢梭并无一种有着单一论点的、已然确

① J-J Rousseau, *Emile or On Education*, Allan Bloom(t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p.235.中文版参见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上卷),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327 页。

② 周采:《论西方卢梭研究的历史演进》,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1 期,第 78—83 页。

③ 参见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